

# 哲学史

## 12 亚里士多德的上帝

### 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撰写

现在，请允许我们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亚里士多德对上帝的论述上。我们像他一样，在讨论了他的形而上学之后，才进入到这个话题，指出每一种存在之物，每一种变化或生成的过程，必须从四个因素或四个原因来解释。不仅包括作为变化主体的物质原因，不仅包括施加作用力的动力原因，还包括形式原因（事物的本质）和目的原因（目的）。

如果这适用于所有变化过程和万物，那么它也适用于更广阔宇宙中的每一种运动。因此，这不仅适用于地球上的变化，也适用于行星的自转，适用于宇宙外围那些绕自身轴线旋转的恒星。换句话说，对于整个宇宙而言，其无休止的运动、空间运动、圆周运动、旋转、自转、再旋转，必然存在一个充分的因果解释。

事物的物质本质由基本元素以及充满万物外围与行星之间空间的以太构成。物质因就在那里。宇宙中的动力因也显而易见。

正是这些恒星的运动引起了以太的变化，维持着行星的自转，维持着地球大气层的变化，维持着地球上各种变化的过程。因此，动力因贯穿始终。形式因存在于事物的本质之中，包括恒星的本质，因为自转是它们的本性。

如果宇宙的旋转不仅仅是一种潜能，而是一种可以实现现实，那么是什么维持着宇宙运动的现实性，并将其归结为最外层的动力因——恒星的运动？是什么维持着这一切？你还记得他得出的结论吗？那就是，在宇宙的边缘之外，存在着一个不动的推动者。恒星在运动。这个不动的推动者本身并不运动，但他推动着那些运动的事物。

它本身不会改变，但它是所有变化的根本原因。它通过影响那些恒星——宇宙中一切现象的最终外在有效原因——而产生变化。那么，你上次的思路跟得上吗？其实很容易理解。

但一旦你理解了他关于地心宇宙的观点，行星围绕地球旋转，恒星则位于宇宙边缘，每颗恒星都绕着自己的轴旋转，远远超出那个静止的推动者。除了那个静止的推动者之外，其他一切都在运动。它保持不变，不受任何力的作用。

这就是他正在构建的图景。在《形而上学》第十二卷的剩余部分，特别是第六章及之后的章节中，他逐一探讨了这幅图景的各个方面。关于《形而上学》第十二卷的文学结构，已经有很多文学批评。

这本书是同时写成的吗？还是汇集了各种资料的合集？它真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吗？你知道，就是文学批评中常问的那些问题。嗯，关于第十二卷，我们讨论过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至少有一幅图景流传下来，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的，而且我倾向于认为它确实是。

手稿和各种版本中，支持其出自亚里士多德之手的证据比大多数古代文献更为一致。但在考夫曼文集第六章第373-374页，他着重论述了这位上帝是“不动的推动者”这一论断，并由此进一步推断，“不动的推动者”即是纯粹的现实。

现在，你对“潜能”和“现实”这两个概念已经足够熟悉，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每一种变化都是某种潜能的实现。它都是某种潜能的实现。

我原本可能在这里，现在我正在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我原本可能回到讲台旁，现在我正在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每一个变化的过程都是事物自身潜能的实现。

但若说上帝是纯粹的现实，那就等于说不存在任何未实现的潜能。明白了吗？不存在任何未实现的潜能。上帝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没有改变的可能。亘古不变、永恒不灭的终极变化之源。亘古不变的推动者，纯粹的现实。

这一点至关重要。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当你展望未来时，阅读小说的最后一页、最后一章总是很有帮助的。当你展望未来，看到他最终的结局时，你会发现这位上帝完全是善良的。

如果一切都完美无缺，那就没有改进的空间。如果一切都完美无缺，那就不会变差。那么，怎么可能改变呢？所以，如果你展望未来，就像柏拉图的“至善”理念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变是不可能的。

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这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从宇宙本质出发的论证中，他试图解释永恒不变的、漫长的、一成不变的变化过程。你还记得不同的运动方式吗？直线运动、圆周运动，只有一种不变的运动过程，那就是圆周运动，它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没有需要停下来转弯的转折点。

但行星和恒星的运行都遵循着永恒的循环运动。因此，你需要某种事物作为万物存在的根本原因，而这种根本原因必须具有不变的本质。而要具有完全不变的本质，意味着这事物要么是虚无，甚至连可能性都没有；要么就是纯粹的现实。

纯粹的现实，没有任何未实现的潜能，因此任何改变都不可能。当然，柏拉图认为他的超越理念不受任何可能改变的影响，是永恒的，也是至善的理念。亚里士多德也持有至善的理念。

但这种超越一切变化过程的神的概念，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根深蒂固。是吗？也许我对“现实性”的概念理解有误，因为如果神是完全实现的，那么他必定来自某个地方，发展成一个完全实现的存在……不，我没有。是的，你注意到他说的是“不动”，这意味着也没有任何运动的过程。

所以，永恒者就是它一直存在的样子。好吧，纯粹的现实。是的。

要么什么都不是，要么就是纯粹的现实。这两者是一样的吗？或者说，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他要么什么都不是，要么就是一切。对，要么完美无缺，要么什么都不是。好的。

是的。所以这算是一种泛神论的观点吗？认为他就是一切？不一定。上次课后（或者课前）有人问过，亚里士多德算是泛神论者吗？读《形而上学》第十二卷，你会发现，不，听起来好像“不动的推动者”是一个超越的存在，是存在的完美体现。

但我这么说有些犹豫，因为在《论灵魂》中，他谈到了理性灵魂，不仅是个人层面的理性灵魂，而且他似乎认为存在某种宇宙层面的理性灵魂。就像阿那克萨戈拉所说的“绳索”、“心灵”、“理性”一样。如果他打算将这种理性灵魂等同于“不动的推动者”，你明白他的意思吗？这听起来要么是柏拉图式的世界灵魂，要么就是“不动的推动者”，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但在他流传至今的文献中，他从未提及这两者之间的任何联系。所以，这让我们仍然一头雾水。不过，至少他对那些追随亚里士多德传统的人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有神论和自然神论方面，而非泛神论方面。

不过，克里斯汀，话虽如此，你要注意的，亚里士多德笔下的这位神实际上并非创造者。至少不是犹太教-基督教意义上的创造者，在犹太教-基督教的意义，创造行为使事物存在。他无中生有地创造了存在的事物。

他赋予万物存在。然而，亚里士多德的上帝并非如此。他在第七章（我记得是第七章，也可能是第八章）中非常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点：这位上帝并非动力因，不行使权力，不施加力量，也不是任何事物的驱动动力因。

不强迫事物发展，不强求事物存在，等等。

事实上，他无需如此。因为宇宙，至少宇宙的物质构成，一直存在。对希腊人来说，物质元素是永恒的，不朽的。

一直如此。亚里士多德给人的印象是，宇宙及其整体结构是永恒的。毕竟，那些恒星的直线运动是永恒的。

永恒，永恒，过去如此，将来亦如此。你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永恒和永恒的概念大致相同。

所以，你在这个神明中所需要的，仅仅是那位使运动得以延续的神。永不停息地延续。这永恒的循环运动。

如果你从现代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根据惯性原理，这几乎是没有必要的。物体会保持其自然的运动或静止状态。但在古希腊物理学中，变化被视为一种人为的现象。

运动必须被产生和维持。因此，就必须存在一个存在物来维持永恒的运动。但它并非作为动力因。

为什么不行呢？嗯，还有另一个原因。要想发挥有效作用，你必须有所行动，必须付出努力。

施力本身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从不施力到施力。如果没有变化，就不可能施力。

所以不存在动力因。那么，他要如何解释呢？答案当然是从目的因的角度来解释。上帝是目的因，但不是动力因。

他对此阐述得非常明确。上帝是最终因，而非动力因。因此，这位不动的推动者的本质如此奇妙，如此令人惊叹，以至于万物都因敬畏而动摇。

注意，“奇妙”这个词会让你心生惊叹。哦，他不仅用了“奇妙”，还用了“爱”。这是出于爱的举动。

渴望成为那样的人。这就是格里杰罗的观点，你看。通过渴望达到那样的境界，你就会不断地将这种渴望付诸实践。

为了谈论星辰的爱，他必须赋予星辰某种超越惰性物质的特质。毕竟，在希腊人中，只有德谟克利特——原子论者——认为物质是惰性的。其余的人，无论以何种方式，似乎都认同泰勒斯的观点：世界是充满生机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这算是一种更有机的概念。一个鲜活的宇宙。于是，恒星的灵魂被这种景象所吸引，渴望成为这样，它们对此感到惊奇。

至于他是否认为恒星的灵魂具有意识，则是另一个问题。毕竟，许多生物的运动并非出于意识。水仙花球茎埋在土里，它们又是如何知道何时开花的呢？

嗯，如果你愿意的话，他看到了类似的东西。所以星辰保持着它们的运动。而上帝仅仅是最终原因。

需要得出另一个推论。他在第九章中阐述了这一点。这是第六章。让我看看，我理解对了吗？第六章，第七章。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是的，第六章完全是事实。

第七章是最终原因，抱歉。我们来澄清一下。第六章、第七章、第九章。第八章只是详细介绍了宇宙学、恒星等等。

但是第九章。如果这位神圣的存在是纯粹的实在，这位不动的推动者，这位终极因，无需做任何事，那么你该如何描述它的实在性呢？他的描述很简单，它什么也不做，只是思考它自己的思想。现在，你知道什么是独立思考。沉思、琢磨、思考你自己的想法、冥想它们、享受它们等等。

但为什么只有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如果这个静止不动的主体接收到感知输入或其他任何外部输入，那么它就会受到这些外部刺激的影响，从而产生某些想法。而作为一个静止不动的主体，纯粹的现实，不存在任何未实现或无法实现的事物。因此，它的思维不会受到任何外部输入的影响。

他看不到麻雀坠落。诸如此类。如果他能想出全新的想法，创造出充满想象力的世界，那么就会出现一些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你看，这里面也存在未实现的潜能。所以，不动的行动者唯一可能拥有的心理活动就是自我意识，即反思自己的想法。

他独自思考着。反正他一直都知道自己的想法。他从中发现不了任何新东西。

但他思考的是他自己的想法。如今，像这样的存在，其自身不存在任何未实现的可能，便是完美无缺的。完美无缺。

因为对任何生命而言，善就是实现其潜能。对狗来说，善就是成为它所能成为的最好的狗。它之所以成为什么样的狗，正是源于它所拥有的潜能。

就是这样。要想成为一名好学生，就意味着你要尽你所能地发挥你的学习潜能，同时保持你应有的人格魅力。发挥你的潜能就是你的成功。

因此，对于纯粹的现实而言，便是纯粹的善。没有瑕疵，没有皱纹。

没有匮乏，没有缺失，就是至善。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笔下的上帝。

如果你愿意，这可以算作早期自然神学的经典尝试。自然神学是一种基于我们对自然认知的推论而建立的神学。

是的。它为后来的许多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自然神学提供了基本框架。正如我们将在讨论托马斯·阿奎那及其关于上帝存在的经典论证时看到的那样。

运用这种体系。经过修改以适应创世论。但阿奎那所遵循的自然神学与此如出一辙。

好，有什么问题或评论吗？嗯，鲍勃。一个人如何才能实现自我？你能像上帝一样吗？嗯，我稍后会谈到他的伦理观。

但人的实现无疑与神的形象相符。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我们所能从事的最高活动就是默想神。是的。

所以，你在推断方面走对了方向。你刚才提到的那些花卉球茎，为了实现自我，他们难道不需要某种方式去了解那不动的推动者吗？我的意思是，就像在内心深处，为了成为惊奇感的一部分。嗯，这个比喻不太恰当。

是羽衣甘蓝，对吧？用灯泡来比喻并不完全恰当。我用这个比喻的目的是想说明灯泡是无意识的，但它们却会以某种方式做出反应。

这就是我的问题。亚里士多德会怎么说呢？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内在物体的灵魂，比如一个球茎或一根茎，没有意识，那么它凭什么会感到惊奇呢？嗯，他指的是有意识的惊奇吗？你明白吗？他指的是有意识的爱吗？有意识的渴望、欲望吗？或者他仅仅是指存在一种自然倾向？你明白吗？一种自然倾向，指向某种事物固有的活动。他非常明确地指出，并非所有目的论过程都需要赋予意识。

目的论关注的是最终原因。不，他在你读过的物理学中关于自然的部分也同样坚持这一点。

他同样坚持认为，最终原因存在于每一个自然过程中。人类和动物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意识，但其他生物则处于无意识状态。但最终原因依然存在。

为什么？因为最终原因是事物固有的。它的本质，它的形式，本身就蕴含着那种潜能，那种倾向，那种驱动力。

你明白了吗？你还记得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描绘的上帝给宇宙上发条的画面吗？然后松手，宇宙就慢慢衰败了？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好像是说，宇宙根本就不需要上发条。它之所以不会衰败，是因为上帝持续施加着某种磁力。你明白了吗？就像，为了维持宇宙运转，难道不需要外力吗？不，如果自然过程本身就蕴含着足够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得到恰当的实现和引导，就能产生所需的一切。

你只需要把它释放出来就行了。大卫？亚里士多德的上帝是指我们通常用作形容词的“好”吗？还是指首字母大写的“好”？是的，他既把它用作形容词，也用作名词，就像柏拉图那样。也许你的问题是，它是否意味着某种形而上学的完美。

或者它指的是道德上的完美。明白其中的区别吗？形而上学的完美，是存在的，是最完美的状态。明白了吗？当然，他指的是第一种，形而上学的完美。

从他在第十章以及他著作中的其他一两处论述来看，我认为他指的是第二种含义，即道德层面。我认为他指的是第二种含义。我过去常常批评亚里士多德的上帝观，认为上帝的概念具有多种功能。

它具有形而上学的功能，能够奠定或完善形而上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的上帝无疑具备这种功能。上帝的概念也具有道德功能，因为它体现了道德至善的理想。

本质、品格和行为上的善。亚里士多德的论述足以表明他暗示了这一点。事实上，所有希腊人似乎都认为，如果道德价值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那么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善，从定义上讲，也是道德意义上的善。

当然，上帝概念的另一个功能是作为宗教崇拜的对象，作为宗教虔诚的对象。我过去常常批评亚里士多德，说他的上帝并非宗教虔诚的对象。

但过去两三年里，我重读亚里士多德时，觉得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就拿“惊奇”、“爱”、“想要效仿”这些词来说，模仿上帝的概念就在其中。说默想上帝是我们最高的活动，听起来很像宗教语言。

在他的政治观点中，他曾说过政府应该支持宗教场所，应该为它们提供资金。仿佛宗教——它支持道德上的善——符合国家的利益，而国家的职能是实现美好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上的善——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宗教恰恰有助于实现这一点。

所以，是的，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的上帝，当然主要发挥的是形而上学的功能，但在他的思想中仍然具有道德和宗教功能。因此，我不得不

改变我的看法。关于这位“不动的推动者”，有一点让我感到困扰，那就是上帝。

他整天坐着胡思乱想，看起来有点儿没意义，甚至有点儿傻气。或许是因为我成长的时代不同，我觉得他根本不懂浪漫的美德，不懂激情和爱情。

是啊，我觉得用“愚蠢”这个词不太合适。冷漠、疏离、漠不关心。你知道吗，上帝爱你，并且为你的人生制定了一个美好的计划。

不，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所谓的四条精神法则。不，完全没有那一套。我想你可能想说的是“非个人化的”，意思是说它不涉及个人私利。

如果意识和道德品格是定义人格的必要条件，那么从亚里士多德的描述来看，他笔下的上帝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人格特质。但他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相去甚远，更与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相去甚远。

爱自己，奉献自己？哦，远非如此。这通常也是自然神学中上帝形象的真实写照。

毕竟，如果你试图从对自然秩序的认知中推导出对上帝的某种理解，那么《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能认识的是什么呢？是祂永恒的能力和神性吗？这当然是有局限性的。大多数尝试进行自然神学研究的人都认为，关于上帝的认识还有很多很多，必须从启示宗教中才能获得。问题在于，亚里士多德对当时的宗教并不满意。

是吗？你刚才谈到五神论，谈到五种体验，没错，你说得对。你看，在接下来的二千年里，思想发展过程中会发生什么？嗯，确切地说，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两三百年来，或者说五百年内，如何将永恒理想的世界——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还是亚里士多德的上帝——与自然世界、与我们的本质和行为联系起来，这个问题变得至关重要。你看，说存在可以模仿的永恒模式，甚至是一个可以模仿的上帝，是一回事。

但是，在自然界、人类世界、历史和人类生活中，力量的运用体现在哪里呢？真正开启这一可能性的，是犹太教-基督教关于上帝是全能创造者的观念传入希腊思想界。使徒信经是最早的基督教信条之一：“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全能的创造者。”

没有哪个希腊人会这么说。柏拉图也不会。全能者？造物主？对，造物主。

但全能呢？你看？不，使徒信经的第一句话就断言上帝是创造的动力因。你看？哇，这真是革命性的！你看？嗯，我们以后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它将对其他所有话题产生深远的影响。

它引发了教父时代各种世界观的冲突。自然主义、二元论、泛神论、犹太教-基督教有神论。是的。

好的。如今有一位非常信奉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人，他写了很多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文章，他名叫亨利·维奇，曾在印第安纳大学和乔治城大学任教多年，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是一位令人愉快的人。

他是一位基督徒，一个非常热情的人。但他在谈到亚里士多德的上帝时指出，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人并非衡量万物的标准。神也是如此。

我想，只有像基督徒这样的人才能看清这一点，并如此直言不讳地表达出来。是啊，如果你还记得那个诡辩家说“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话。不，亚里士多德明确地表明并非如此。

上帝确实存在。他的意思是，我们做事的最终目的并非为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并非宇宙中最重要的存在。这就涉及到伦理层面的问题了，但人类的最高目标并非自我实现。

虽然在现实中，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或许存在某种实现。但上帝是我们的最高目标。是的，亚里士多德也看到了这种方向。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现在想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包括他的自然神学）过渡到他的逻辑学和认识论。这部分内容会比较简短，但我认为非常非常重要。

首先，我想指出一点：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和认识论的著作在他去世后由他的注释者和学生汇编成册，统称为《工具论》（Organon），其字面意思就是“方法”。好的。在《工具论》中，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作品。

一个叫 类别。另一个关于解释。另一个，先前的分析。

还有后验分析。再来一个，主题。最后，诡辩反驳。

《后分析篇》的一小部分内容。但让我先简要介绍一下它们各自的主题，以便大家了解他的研究范围。

这些范畴探讨的是术语、词语和词组在我们思维中的运作方式。我稍后会再谈到这一点。《论解释》则探讨命题的逻辑。

不是术语，而是命题。正如你现在所清楚的，命题是对某事进行断言或否定。命题的形式为“S 是 P 或 S 不是 P”，由主语、谓语和系词连接而成。

将某事谓述于某个主体之上。所以他是在谈论我们这种解释方式下的命题逻辑。《前分析篇》更进一步，讨论了三段论的逻辑。

当然，三段论是由命题构成的。而命题又是由项构成的。你看。

通常，三段论包含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从推导出结论的逻辑关系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命题。因此，他发展出了他的逻辑体系，他的逻辑框架，这个体系自那时起一直沿用至今。

亚里士多德逻辑至今仍是逻辑课程中教授的基础逻辑，也是后来许多逻辑发展的基础。在《后分析篇》中，他探讨的是他所谓的科学推理。

这就是我们得出第一个前提的方式。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基本前提，是正确的呢？这非常非常重要。

在《论题篇》中，他谈到了辩证法。那是他发现三段论之前写的一部作品。但它探讨的是辩证论证，对辩论很有价值等等。

用于修辞学中。《诡辩驳句》一书探讨的是诡辩家们肆意犯下的逻辑谬误。他认为，这些谬误正是诡辩家们在他们所做的事情中造成的。

所以，实际上，《工具论》本身就是一本完整的逻辑教科书。如果它的写作方式不那么枯燥乏味（至少读起来不那么枯燥乏味），它或许会成为一本相当不错的逻辑教科书。而许多逻辑入门教材的章节结构也正是如此。

或者非常类似的东西。不过，现在我想简单谈谈分类。因为我们之前提到过，而且您可以在第282页找到一些分类示例。

大概五页左右。还有一段我想请你仔细阅读的摘录。实际上，是开头部分。

选段。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你应该感谢我没有用这个作为我们讨论亚里士多德的开篇。

我猜你当时会感到沮丧，纳闷这到底有什么重要。或许还会觉得无聊。等等。

形而上学部分更引人入胜。但在分类部分，有几点我想请你们注意。其中之一是他使用“种”、“属”和“差异”等术语的方式。

如今，我们有了标准的术语。但正是亚里士多德引入了将事物分类为物种，再将物种分类为更大的属的方法。

属是单数形式。还有更大的科、类群等等。这只是他的分类方法。

差异指的是区分不同物种的本质特征，也就是区分不同属的特征。因此，当亚里士多德谈到人类是理性动物或社会性动物时，他指的是两者兼具。

在动物界，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理性和社会性。这就是区别所在。是什么将人类与其他动物物种区分开来？

这就是他的术语。你会发现，当他问我们如何知道第一个前提的真实性时，这些术语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因为除非你了解某个属或种的真相，否则你根本无法推断出该属或种中的任何其他事物。

你明白吗？如果你不了解存在的本质，又怎能讨论存在呢？如果你不了解人类的差异，又怎能讨论人类以及对他们而言何为道德上的善呢？是什么使他们成为人呢？你明白吗？所以，为了为了获得他所需的论据，他必须抓住他要讨论的事物的本质和本性。这是第一步。其次，在第四章第283页，他重新探讨了我们在形而上学中最初遇到的各种存在范畴。

只是在这里，它们被引入作为思维范畴。他在第四章第283页非常清晰地列出了他想要的词汇清单，这些词汇单独出现，不与其他词汇组合，仅作为术语使用。每个词都只能表示其中之一；任何一个词都只能表示其中之一。

无论是实质、性质、某种限定条件、关系、相对性、地点、时间、处于某种状态、拥有、做事还是受到影响——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他的观点是，在逻辑推理中，你不能在讨论过程中随意切换范畴。

你看，20世纪50年代，一些英国哲学家开始指责人们犯范畴错误。范畴错误指的是在讨论过程中，你随意转换了范畴。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吉尔伯特·赖尔称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即认为存在心灵和身体这两个实体——是一种范畴错误。

当然，身体是一种实体。这方面分类没错。但是，把心灵当作一种实体、一个事物，而不是仅仅当作一种性质或功能，就犯了范畴错误。

因此，根据吉尔伯特·赖尔的说法，整个身心问题源于范畴错误。亚里士多德关注的是，在论证链中，应该保持术语含义一致，而不是随意更改或含糊其辞。你们当中有些人以前可能听过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

事情是这样的：我爱你，所以我是个恋人。全世界都喜欢恋人。

你是我的全世界；你爱我。但是，伙计们，这说不通，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其他任何角度来看都是如此。但请注意，这里运用了歧义谬误，即用一个词表达两

种不同的含义，而这个词本身却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使用，它就是“全世界”。

世人皆爱恋人，这是经验概括。而你对我来说就是全世界，这是价值判断。明白吗？第二个词是一个价值判断。

第一个是物质术语。分类错误。明白吗？分类混淆了。

他指出，为了避免这类错误，如果想让三段论中的中项（即命题之间的联系）站得住脚，它两次出现时必须指代相同的事物。你不能随意改变范畴。因此，引入这些范畴是他逻辑体系的一部分。

然后，在第五章，他又回到了“物质”这个词的两种含义。还记得吗？主要物质和次要物质。如果你从上周就忘了，主要物质是具体事物，次要物质是形式。

所以他做的就是这类事情，建立并阐述我们从范畴材料中获得的关于主要和次要物质的区分。现在，我真正想关注的是后验分析。这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我再简单说一遍，下次我们再深入探讨。他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确切地知道永恒不变的真理。关于事物类别的永恒真理，普遍真理。

显然，如果你想了解某个物种的一些普遍真理，你需要做的就是了解该物种的本质。这就是差异，这就是本质。

是形式。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你如何才能了解形式？你如何才能了解形式？因为你希望你的前提是关于形式的，是关于事物的本质。

为了得出同样确凿无疑的后续推论。现在，他开始探讨各种可能性。我们能否仅凭感官观察就了解事物的形式？不能，为什么？是的，感官观察只能提供细节，而对细节的感知又取决于视角和无数其他因素。

所以，感官观察并不能告诉你理念的存在。那么，先天知识呢？柏拉图的提议。嗯，你看，这对柏拉图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柏拉图，你的想法真好。因为如果理念是超越性的，而你又在前世的另一个领域中认识它们，以至于它们的记忆隐藏在你的潜意识里，那么它就是与生俱来的。柏拉图，你的想法真好。

但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理念是超越的，也不认为人们在认识理念之前就已经存在过。因此，柏拉图的先天知识论并不能解释这个问题。如果理念是先天的，我们应该预期人们能够认识它们，但事实并非如此。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这些形式呢？